

# 夏天的交响乐

□ 章桂云

把夏天说成是一个声音的世界,大概谁也不会觉得过分吧。如果你要有趣地把四季区分一下,那么,春天绝对是蓬勃的,秋天应该是绚丽的,冬天肯定是高雅的,夏天无疑就是喧嚣的了。

可以说,夏天从它第一天到来,就被声音淹没了。尽管一年四季都有声音,但是没有哪个季节的声音能够像夏天这样的雄浑和壮观。

古人早就有“纷纷红紫已成尘,布谷声中夏令新”的句子。当烂漫的春天刚刚离去,大片大片快要成熟的油菜和麦田里,就传来了“布谷”“布谷”那高低起伏的鸣叫。布谷鸟的声音是动听的,它的歌声虽然只是独奏,但那意义不逊色于大自然里任何的合唱。因为它是它的叫声引领着一个热情似火的季节到来。

可以说,是机智的布谷鸟唤来了聒噪的夏天。布谷声中,时令也由初夏,倏忽就到了酷暑。夏季的声音在越来越炎热的空气里酝酿、生长、释放。

七月,进入梅雨季节的塞北江南,震耳欲聋的雷声一下子就响亮了。雷声、雨声,是夏天里最寻常的声音了。“猛风飘电黑云生,霎霎高林簇雨声。”夏天的雨,和其他季节的雨毕竟是不同的,它没有春雨的淅淅沥沥,也没有秋雨的缠缠绵绵,如果让画家去感受,让诗人来描述,夏雨肯定没有春雨和秋雨有诗意、有美感。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假设,如果春雨是一个妩媚的佳人,秋雨是一个多情的半老徐娘,那么,夏雨就是一个阳刚的男人,耿直而且率真。

夏雨往往在人猝不及防的时候突然降临,它可不管这时候街上还有那么多的行人,田地里还有正在忙碌的男女。没有任何预兆,雨就急匆匆地来到,直到树的枝条由于爽爽变成湿漉漉,小河的流水由清澈变得浑浊,行人的心境由喜悦变得懊恼。但夏雨还是赢得人们的赞美,因为它没有恶意。

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首很流行的台湾校园歌曲《雨中即景》,“哗啦啦的下雨了,街上的行人争着跑……”歌词里的肯定就是这夏天的雨。在那平白如话的歌词里,我仿佛清晰地听到那突如其来雨声,没带雨具的行人埋怨声,还有为躲避雨水而急匆匆四处奔走脚步声。

夏雨,那扯天扯地的雨线,往往会编织成一张巨大的雨帘,把天地万物笼罩在里面,有时雨中还夹杂着大风,雨滴斜着飞,飞进院子,甚至穿过门窗飞进屋子里。孩子们是不怕雨的,记得小时候,每当雨来了,我们不是往屋里跑,而是争先恐后地往院子外边去,于是招来了母亲紧一声慢一声的呼唤,但那声音往往被无边无际的风雨

声淹没了,至于母亲阻止我们出去的真实意图,往往是等雨停了,我们回到家里,母亲是用大巴掌给我们解释的。但大雨的诱惑远远超过对家长的畏惧,所以等到下一场雨到来之时,不顾一切地跑出去到大雨中淌水,嬉戏,呼喊的场面,还会再一次地上演。

对雨的喜爱,那是与生俱来的。在少年的心里,雨声就是美好,就是悦耳,那是一首雄浑的交响乐,是雨,让刚刚还在经受热浪袭击的人们,一下子轻松了,一下子幸福了。

如果你有幸住在山脚下,你还能听到山洞里雷鸣般的巨响,还能看到那势如奔马的涧水,雷霆万钧地倾泻而下,这时,让你惊心动魄的不只是水流,更让你满足的是那轰鸣的声音。

小时候,还喜欢站在屋子里,倾听从屋檐下滴水的声音,那雨水落在不同的东西上,就会发出不同的声音:砰砰、当当、叮叮、哗哗……让人瞬间就能陶醉在声音的世界里。

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。”蛙声,是夏天你不得不仔细倾听的声音。

黄昏,或者夜半,尤其是一场大雨过后,凡是有积水的地方,就有此起彼伏的蛙鸣在耳边响起,那不是独奏,那是声势庞大震耳欲聋的合唱。它不考虑听者的心情,哪怕你正经历着痛苦,哪怕你渴望着寂静,你没法选择,只有接受。

有时,我就有点天真地想,这不绝于耳的蛙声,那该有多少辛勤的蛙们在鼓噪,它们是否也有个潇洒的指挥,在如醉如痴地引领着它们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地歌唱。在文人墨客的作品里,无边的蛙鼓往往是让他们觉得美好的,但我可以肯定地说,生活里肯定没有多少人会喜欢那聒噪的蛙鸣,只是蛙鸣毕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奇迹,我们不喜欢,但我们也没有理由讨厌,有了它们,这个世界才是完整的。

是的,夏季里,令人感到丰富的还有高亢而嘹亮的蝉鸣。它们的歌声,往往都在中午,气温越高,那蝉鸣就越响亮。

就是这些不受人待见的蝉鸣,一到诗人的艺术生命里,就变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妙句,既有“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”的洒脱,也有“垂缕饮清露,流响出疏桐”的闲适,每一句都美得令人心醉。

夏天还有生长的声音。果园里的苹果、葡萄,田地里的玉米、大豆,小水边的垂柳、白杨,公园里的月季、秋菊,那些窸窣窸窣的声音,待到夜深人静,你只要用心灵去倾听,你会觉得它们生长的声音远远地超过雨声、蛙鼓、蝉鸣。

不信你听,那夏天的交响,又一次奏响。

## 鸟鸣做伴

□ 刘雪芳

清晨,又一次被鸟的叫声惊醒。叽叽、叽叽、叽叽……充耳的都是鸟的碎语。听这样的鸟鸣我常常要赖在床上多听几分钟,生怕一起床会惊动小鸟,等我起床时,我会把头伸出窗外,寻找小鸟,这时候的心情就会有一种淡淡的喜悦,那一天都会被幸福所包围。

我不懂鸟语,但爱听鸟鸣。鸟常常会发出不同的声音,有时像绵绵的春雨,缠绵而婉转,有时像狂风暴雨,清脆得刺耳,当你静下心来听,就会觉得它们在演奏一首首曲子,它们常常这样不厌其烦地唱歌,唱得深情而专注,并且不求回报,我对小鸟总怀着感恩的心,感谢它们给我一份好心情。

有时候一个人坐在庭院里,就会有些寂寞感。于是,我会洒下果子皮,一会儿,几只小鸟便落在地上,它那尖尖的嘴一次次啄啄地上的食物,时而叽叽喳喳地叫着。它的眼像黑色的一汪深潭,我是不敢移动一步,甚至连呼吸也要节制,我怕扰了小鸟。

但小鸟们还是要走的,一阵风来,动了树叶花草,或者四周的一声响,它们会“扑味”一下飞走,我在失望中目送着它们飞向蓝天,直到看不见。

鸟有时也通人性,当你洒下美食,你逗着它叫几声,它会看着你叽叽地叫几声,似乎在与你打招呼。

“蝉噪林愈静,鸟鸣山更幽”,不管鸟落在何处,鸟的鸣叫都会给这个世界更深的静。

有人说,鸟是树的花朵。的确,每只鸟都是一朵盛开的花,时时散发清香。

有鸟鸣做伴,再简陋的居室,也有几分秀丽;再怎样的闹市,也有几分安宁;再忙碌的人,也有几分清闲。

《幽梦影》言道:“春听鸟声,夏听蝉声,秋听虫声……方不虑生此耳。”当一个人伫立于自然中倾听各种鸟语时是多么幸福。

喜欢听鸟鸣,它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,今生,有鸟鸣做伴,我的人生处处是花香,处处是诗意。



韩洪烁/摄



张兴华/摄

## 三叶草

## 夏日荷塘

□ 周家海

荷  
就像一群江南的美少女  
亭亭玉立  
温婉清丽  
迎着夏日的微风  
翩跹起舞  
太阳用阳光的金手指  
正在为你们逐一点赞  
留下好评  
而黄昏  
即将拉开夜晚舞台的帷幕  
此起彼伏的蛙鸣和虫叫声  
将继续用拉呱的方式  
为荷塘的精彩演出  
免费提供伴奏

## 竹林里的童年

□ 王妙玲

在外婆家的园子里,有一片枝繁叶茂的小竹林。小时候,夏天一到,这里就成了我和哥哥的娱乐场所。

清晨,一轮红日徐徐升起,茂密的竹叶在阳光的照耀下,熠熠生辉,光彩夺目。远看竹林像一块无瑕的翡翠,近看又像一道绿色的屏障。微风吹来,娇翠欲滴的叶儿伸出纤细的小手指,拨弄着琴弦,弹奏出悦耳动听的歌曲。调皮的小鸟站在枝头,叽叽喳喳地唱着欢乐颂。

到了中午,骄阳似火,茂密的竹叶将林子封闭得严严实实,遮住了炎炎烈日,挡住了酷热的暑气。穿行于竹林间,让人倍感凉爽。我和哥哥从家里拿来一根结实的绳子,牢牢地拴在粗大的竹子上,做成秋千,坐在上面,荡呀,摇呀,摇出生活的快乐来。邻家小孩也赶来凑热闹,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,我和哥哥也加入进去。我们先选出一

个找的人,其他人就分别躲起来,有的藏于树后,有的躲在两根竹子后面……我们都藏好后,那个找的人才睁开眼睛仔细地寻找起来。顿时,竹林里一片欢声笑语,愉悦了我们的童年。

晚上,月亮从云朵里缓缓地走了出来,洒下一片薄纱,映在竹林上,像撒上了一层碎银。我和外婆、哥哥来到竹林里乘凉,静坐。竹林的夜晚很宁静,周围的景物都甜蜜地进入了梦乡,此时的竹子挺起笔直的身躯,打着哈欠,准备入睡。只有调皮的风有时会不请自来,扰乱了竹子们的美梦。这时,竹子们就会不约而同地发出轻轻的斥责声,风才会慢慢地安静下来。等到夜深时,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去睡觉。外婆家的那片竹林不仅给我留下了许多快乐时光,还让我懂得了许多为人处事的道理。

幼年时,外婆常教我们兄妹俩读诗,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《竹石》:“咬定青山不放松,立根原在破岩中。”她说,做人要像竹子一样顽强不屈,正直善良,虚心进取,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乐观地面对,要懂得无私奉献,多为他人着想。每当遇到困难时,只要想起外婆的话,就会让我畏惧,不退缩,一路勇往直前。

在我童年的岁月中,外婆家的竹林伴着我一路成长,带给我许多快乐,也给了我无穷的力量。它是我的至交好友,让我时常对它魂牵梦绕。它的每一根笔直的杆,都深深扎在我的脑海里,成为我学习的坐标。

他怒气冲冲地跑回家里,将书包狠狠往地上一摔,发出巨响。“咋哩这是?”娘听到动静,匆匆忙忙从厨房跑出来,湿漉漉的双手在旧围裙上抹了又抹。他赌气不说话,半晌才恨恨道:“他们又嘲笑我没有爹。”娘哑然,手揪着围裙踌躇了半天,突然想起什么似的,干枯的脸上绽出一个微笑,神秘地说道:“我给你拿个好东西。”

片刻后,娘从厨房出来,手里多了一样东西,他定睛一看——是一盒草莓。一盒饱满鲜红,种粒分明,令人垂涎欲滴的草莓。他正在气头上,也不知道气什么,也许是气娘没有给他找个有钱的爸爸,也许是他戳中了他的自尊心,总之他这个年龄的孩子格外别扭,生气时连对一直

喜欢的水果都失去了兴趣。娘还在把那盒草莓给他往回递:“你不是念叨了好多回想要这个,我……”“啪——”他扬起手。

## 草莓

(小小小说)

□ 殷小茜

草莓不再是原来的草莓了,他们分散着落在地上,裹了泥和灰,变得灰扑扑的。

“我……”他一时愣住了,他原本只是想推开。

娘半天没有说话,很久以后才幽幽叹了口气:“这是好东西啊……”

他羞愧极了,赶忙逃出屋子,犹豫地回头看了一眼。

娘颤抖着弯下腰,捡起地上的草莓,擦了擦,放进嘴里。

她轻轻抬手,手从脸上抹过。后来的后来,他努力学习,成了整个村里第一个大学生,去了大城市,在那儿定居。

娘再婚了,对方不富裕,却对她很好。

他们结婚的那天,村里开来一辆车,车上的人往卸货,一个接一个大箱子。

大家都好奇那是什么,就拆箱来看——一箱箱草莓。一箱箱饱满鲜红,种粒分明,令人垂涎欲滴的草莓。



硬笔书法——大夏优秀作品选登

张庆业作



周龙非作



季俊立/摄